



長篇文藝創作

李莊羊著

13

「什麼事？」
「四爺，這問題非常的嚴重。」

「快說明白！」
「警察昨夜大搜查，並不是捉旁人，捉的是魯明山大哥一人！」
「啊！有這事？大哥呢？」
「他爲我們帶來了危險！太危險了！他太倒霉了，大哥魯明山已被捉進去！」

「啊！」
「一切都完了！不過別怕！何三爺是有本領的，決定沒問題，我們都未露風，祇有魯明山作事太露風了！官家全力來捉他，這回完了！捉進去了！還有長福也被捉進去了！聽說，長福要跑，未遂，不幸被槍打死了！不過，還未確實！」
周四爺嚇得說不出話來了。王安也走過來：

「四爺那邊一定很辛苦了？」
周風不再答這些，仍問：
「這就糟了！大哥現在被捉到什麼地方？」

「警察局，在太滄城。」
王安對管帳先生的話，大感吃驚。他去問：
「你在說什麼？誰被押進警局？」

管帳先生給王安遞過來一個眼神。他這一類型的人物，是屬於自作聰明，又不得人信任的典型。現在是他自作聰明了！
「不僅大哥被捉了！二哥也被捉去了？」
王安不安了：「你在說什麼？」
管帳先生又遞給王安一個眼神。周風驚問：
「二爺到了嗎？」

「就是呀！他剛下船就被扣去。」
「啊！」
「現在祇有聽三爺指揮了，寧波六爺，鎮海五爺，七爺，八爺，還有大大小小的都聽命三爺何光忠指揮了！這是根據結拜時的大序，大哥倒下，二哥即位，二哥完了，就是三爺！」
周四爺的心潮在激烈的翻滾着，腦子在盡量尋思。他問：「三爺呢？」

「他，他有事去了！現在一切都要靠他了，他有能力指揮調度全盤的……啊，寧波林六爺給他來信，說推他爲大哥！鎮江李二爺在前天來信，也說要推他當大哥！都擁護他來領導了！」

「啊！到底是怎一回事？」
「不信，你瞧，林六爺給三爺的信。」說着，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封信。天是暗的，也未注意，周風一把搶過去，走進大廳子，在燈下讀。管帳先生慌了，他忙叫：

「四爺，不是那封，是這一封！是這封！那封快還我！快還我！他變成哀求了！全身顫抖起來。這更增加了四爺的疑異，他不顧慮的打開看，首先看下面具名，這可氣惱了他，那明明寫着他的名字「四弟周風再拜」

「我什麼時候寫給他的？」他在思索，也在自問。管帳先生往下搶着，他更是不交出，往下讀。這信寫着：

三哥大鑒：
久未通信了。請諒。現在這邊風很緊，正急捉大哥，日夜不安。這真是大哥爲人無情無

義無信無謀所致，累得全體快要瓦解了！真令人憂急。大哥喜好女色，悞正事，而自私自利，有福一人享，有禍叫兄弟們賣命，爲人專喜打擊弟兄，不會出頭，累得我們都做他奴隸！現在爲了團體前途，爲弟兄幸福和生命，也爲了大義。小弟決定向三哥建議，於必要時振臂一呼，起而領導，推翻他，最好是殺了！那時由你當首領……

四爺讀到這裡，氣憤已急，再也耐不住了，他不顧三七二十一的叫起來：

「媽的！何三這小子背義胡來！以我名子偽造信！足見大哥是他陰謀出賣的！我什麼時候寫信了？混蛋啊！以爲我們都好欺侮？啊！他出賣了大哥！二哥！我現在全盤看破了！啊！弟兄們，我們處於危機了！現在還能忍嗎？來呀！先給這兩個小子捉住！……」

「四爺！四爺！聽我說呀！你看錯了，不是那封！」
「媽的！你這個小子以爲我是傻子？好啊！你們共同勾結，背恩負義，見利不要人格！竟將大哥、二哥、長福都出賣了！拼了！何三呢？何三呢？……」

其餘的人莫明其妙，都在驚疑與恐懼。站了起來，還未下手，王安舉起凳子，照着四爺周風的頭，狠狠的擊下去！正好擊到他的頭上，嘴狠狠的罵：

「媽的！你是什麼地方的？敢大鬧瀏河？是的，出賣了，怎麼樣？服不服？不服就殺了你們！」
三四人上來，將王安打倒，周

風的頭出了血，他冷不防的受此一擊，立刻倒下去，他終於爬起來，顧不得一切的舉起椅子，照王安打去！另外幾個人也展開了血鬪！

「忘恩負義，要造反？出賣了大哥！二哥！出賣了各地兄弟……」

「完了！拼吧！偽造我的信，挑撥離間！」

「你們敢撒野？」

「全捉住！殺了！敢鬧？」

「打死你們！打死你們，一點義氣都沒有的人！為大哥，二哥報仇！」

「為全體弟兄報仇！」

「打！不許動！誰動就打死誰？」有人掏出了手槍！然而，它已不發生効力。

四爺在喊：「關上大門！一個都不放！活捉何三！抽他的筋！剝他的皮！為冤枉下獄，被打死的弟兄雪仇！」

在門外的啞子急了！他將大門關上了，守在那兒，一個不准進。他祇看見自己在打成一團，聽不見聲音，以為將門關上就是萬全之策了。

在裏面是一片血的搏鬥，誰也不再恐懼了！不！祇有管帳先生，他一個人陷入於最大的惶悚中，他跪到地上哀求了：

「好漢們！都是我一個人的不好！是我自作聰明，是我弄的大禍啊！大哥，二哥都未被押，現在都在江邊山樓中呢！我是開玩笑的！誰以為你們當真了！求求你們，息怒，不要鬧出大事了！我可擔當不起！是我渾蛋，我太渾蛋了，錯在我一人身上，別打了，到江邊山

樓吃酒去啊……」

任何的懺悔再也沒有比管帳先生更為哀痛的了，他跪在地上，怕別人聽不到，在叩着響頭，頭蓋已叩出血了，自己以為這會感動別人，制止住這場大禍，可是誰也不再信了，打的反而更兇！

桌子！椅子、電燈、壺、杯……凡是能拿的東西都出來打了！啞子慌得哭出來，他將雙重的大門上了鎖，自己由牆爬出去，向七叉口跑去！大概是企圖找人拉架，或許是找救兵，他不顧命的跑……

「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」香姑在後院狂笑着，她推開了門，走出來了！似有目的，又似茫無目的向傍邊小屋走去！啊！那是廚房！有火，她一邊狂笑，一邊推倒了火爐，火，熊熊的向上昇，她在笑：

「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好看！好看！我上天了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……」

然而，誰也未注意到，誰也未聽這些！火從後院熊熊的燃起，一瞬間已勢如燎原了！火已燒到前廳子，並燒入後院！而且火舌衝天的上昇……

周風不曉得從那兒拿出了一把鋒利的刀，瘋狂的刺殺着人，連接的殺了二三個了！他抓住管帳先生的衣領：

「媽的！叫你上老娘的國去吧！」說着，一刀刺進胸膛中去，管帳先生在一陣尖銳的叫聲中倒下，他痛楚哀切悲憤的低吟着說：「都是由我自作聰明！完了！」他終於一命嗚呼！

拿出刀的人多了，三三兩兩的在殺，在砍！已經是一片血腥！

「拼吧！何三呢！殺個片甲不留！為了大義！我們拼！為了大哥，二哥，全體弟兄，舉起我們正義之刀！」周四爺在咆哮。

火却燒進了大廳！不曉得它來得竟如此之快，而且燒起兩邊的廂房！仍在蔓延……

外邊一片呼呼聲，在敲打大門而，却打不開大門，無法進來，他們拼命的喊着！拼命的喊着……

火比喊叫聲更兇，更大！火舌高衝入半空，全鎮都驚動了！有的在自己搬行李，搶家私，可是就是這座高大的門樓却無法進入！

槍聲響起：

「完啦！不要顧慮了！」

「打死你！來！打！」

火從四面八方包圍起。

現在都負傷倒地了。周四爺臥在血泊中，見大火包圍了，他掙扎的爬來，向外逃，可是被一個人捉住了，那是王安，他混身是血，在火光照耀下更赤紅！兩個人滾到外邊的院庭中，已無去路了，臥在地上，仍在拼命打着！

「我們逃出去！到外邊打！」

「不行，小子，怕我嗎？拿命來！」

「火！」

「拼吧！怕什麼火！」兩個在地上滾着打着！

香姑的聲音早已消失，現在祇聽牆外的人在呼叫……

「完啦！不要顧慮了！」

然而，誰也未注意到，誰也未聽這些！火從後院熊熊的燃起，一瞬間已勢如燎原了！火已燒到前廳子，並燒入後院！而且火舌衝天的上昇……

周風不曉得從那兒拿出了一把鋒利的刀，瘋狂的刺殺着人，連接的殺了二三個了！他抓住管帳先生的衣領：

「媽的！叫你上老娘的國去吧！」說着，一刀刺進胸膛中去，管帳先生在一陣尖銳的叫聲中倒下，他痛楚哀切悲憤的低吟着說：「都是由我自作聰明！完了！」他終於一命嗚呼！

拿出刀的人多了，三三兩兩的在殺，在砍！已經是一片血腥！

菜根譚講話預約啓事

本書是真理的結晶，應世的聖典，積前人清辛的經驗，成為教化世世的寶鑑。全書分作前後兩集，共三百五十九章。看起來文詞雖然深奧玄妙，實則語味親切，意義深長。其體裁是隨筆，也可當作語錄。其中寓有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真精神。並熔集儒、釋、道三教的精華。表現出無為淡泊之至意。警醒俗世，發人深思。使人閱後感動覺悟，對於人生大道，知所適從。而更可培養起高尚超逸的品格，與偉大深遠的意向。至於處世的方面，更是面面俱到，無過與不及。

今由聖印法師三年來教學餘之精心譯述，並兼作爲教材之用，以最淺顯的白話，生動妙筆寫出。自覺生月刊連載以來頗得多方讀者讚譽及推崇。近以響應讀者熱心的盼待，交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出書。用上等紙精印，前後兩集計三十餘萬言，約四百餘頁，連郵資在內，每冊精裝定價三十五元，港幣六元五角。預約期間，只收三十元，港幣四元五角，平裝三十元，港幣四元五角。預約期間只收二十五元港幣三元。即日起預約，九月十五日截止。預定九月底出書。請讀者密切期待，踴躍預約。

國內讀者預約請利用覺生雜誌社郵政劃撥「九〇六八」號匯款，可免滙費。

海外讀者請向香港跑馬山光道東蓮覺苑，澄真法師處預約。

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 謹啓